

擦亮眼睛

• 說 唱 •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89.07

102128

4/4/2

1239.07
68

擦 亮 眼 睛

• 說 唱 •

(1) 謝 鳳 霞 謝 鳳 霞

(01) 謝 鳳 霞 謝 鳳 霞

(01) 謝 鳳 霞 謝 鳳 霞

..... 謝 鳳 霞

..... 謝 鳳 霞

..... 謝 鳳 霞

..... 謝 鳳 霞

..... 謝 鳳 霞

..... 謝 鳳 霞

..... 謝 鳳 霞

..... 謝 鳳 霞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兩篇唱詞，一篇評書。

“擦亮眼睛”描寫提高了警惕性的黃志雲如何抓住了十分狡猾的潛逃的軍統特務；“大義滅親”描寫立場堅定的農村青年婦女于改秀，一旦覺察了丈夫的反革命活動，便毫不遲疑地向政府檢舉了這個暗藏的特務分子；“海島擒賊”描寫沿海漁民機智勇敢地赤手擒獲了兩名蔣賊軍的故事。它們形象地表現了廣大人民羣衆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崇高品質和英雄行爲。

這三篇作品，是成都市曲藝藝人改編的。都較生動活潑。

書號：0470

擦 亮 眼 睛

• 說 唱 •

☆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狀元街二十號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

分類：文學·藝術

開本787×1092 1/36 · 14頁 · 7/9印張 · 16,000

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2,140 定價：(3)八分

目 錄

擦亮眼睛何顯廷（ 1 ）

大義滅親黃家彬（ 10 ）

海島擒賊張益州（ 19 ）

擦亮眼睛（金錢板）

何顯廷

嘉陵江水清又清，
一輪紅日照山城。
公安學校門前一片好風景，
學校內走出一個人，
年紀不過二十歲正，
他本是共產黨員黃志雲。
學習積極思想前進，
搞工作現在公安部門，
調他在公安學校來受訓，
黃志雲才到重慶城。
這一天他正在校外站定，
忽看見路旁來了一個人，
草帽子頭上戴一頂，
藍布圍腰拴一根，
他下細將這人打量一陣，
黃志雲暗暗吃一驚：
這個人我在哪裏見過面，
怎麼一時想不上心……
啊！猛想起五〇年破獲一夥反革命，

逮捕着軍統特務張紹昆，
經過了司法機關把他審訊，
判處他十二年的有期徒刑。
改造中這傢伙乘機逃遁，
領導上派出人四處搜尋，
不覺已過三年整，
未查出特務在哪裏藏身。
看這人我眼熟得很，
好像似潛逃特務張紹昆！
黃志雲又有點拿不穩，
世上也有同像的人，
我不如前去問一問，
究竟他是不是盤問分明：
“喂，老鄉你貴姓，
做什麼工作你是哪裏人？”
那人說：“我在這學校內修屋頂，
我姓李名叫李三興。”
黃志雲聽了暗思忖：
莫非是我認錯了人？
心頭主意拿不定，
只好去向領導說明。
領導上派人去對證，
工地上並沒有這個姓名。
根據事實分析論證，
那傢伙準是特務張紹昆。

稍一麻痹被他蒙混，
黃志雲因此受到批評。
從此後常記住這次教訓，
時時刻刻在留心。
光陰似箭快得很，
黃志雲調到電業部門。
這一天星期放假他把城進，
人民的山城氣象新，
公共汽車忙得很，
載送着來往旅客們。
黃志雲心頭很高興，
漫步走到朝天門，
突然抬頭目觀瞬，
階沿上走來一個人，
年紀不過四十正，
工人服裝穿一身，
臉膛漆黑油浸浸，
冬瓜頭眯起兩個賊眼睛，
嘴皮翹起難看得很，
賊眉賊眼到處盯。
黃志雲將這人上下一看，
不由心中生疑心，
渾身的氣派不周正，
看樣子不像是工人。
不放心為了要看個究竟，

便跟着這傢伙後面行，
邊走邊看邊思忖，
還好像曾經見過這個人……
呀！這不是正想捉的反革命，
潛逃的特務張紹昆！
狗特務花樣多得很，
前一次裝成是個勞動人民，
不注意讓他逃脫得僥倖，
因為我沒有擦亮眼睛，
這次又裝工人樣，
只默倒我把他認識不清，
今天你休想再滑過去，
我定要捉住這害人精！
想到此心頭很氣憤，
兩步跨攔那人當門。
開口先把那人問：

“喂！你好久來到重慶城？”
那傢伙滿面驚恐神魂不定，
好半天沒有回答一聲，
咳聲嗽勉強裝鎮靜（也問道：）

“啊！你好久來的重慶城？”
黃志雲聽他這一反問，
聽聲音又是外省人。
心想道真他媽的狡猾透頂，
四川人偏要說外省口音，

他這是故意佈疑陣，

分明害怕現原形。

想到此跟着又追問：

“到底你是哪裏人，

住居何地在作甚？

老老實實說分明。”

那個人一臉奸笑忙答應：

“我的家現住新村，

工程隊搞工作兩年整，

我的名字叫石海清。”

黃志雲聽了不對勁：

“你姓名哪叫石海清，

少在這裏東拉西扯來鬼混，

認準你是軍統特務張紹昆！”

那人聽倒打個寒噤，

眨了一眨賊眼睛：

“哎呀！同志，請你說話要審慎，

不要隨便冤誣好人！

我哪裏是什麼反革命？

我本是個老實人，

跟特務提夜壺還嫌笨，

特務嗎，也不是我這號人，

同志若還不相信，

我身上帶得有證明！”

說罷取出社員證，

伸手遞給黃志雲。

黃志雲接過來一看名姓，

那上面果真寫着石海清，

這一次黃志雲很機警，

眼睛一楞盯着那人：

“我知道你把戲多得很，

告訴你，在我面前不要裝悶！”

那傢伙當時打個頓，

接着又“同志同志”喊幾聲，

“你怎麼這樣不相信，

我們都是自己人，

都經過學習的嘛，我何必故意蒙哄，

給你說石海清就是我的真姓名。

像同志這種警惕性，

真不愧是個好公民！

清查壞人是人人應盡責任，

不過，也不該過份起疑心，

不相信請你再看診斷證，

我本是工程隊一個工人。”

他接着又摸出診斷證：

“同志這下該放心？”

黃志雲仔細觀看，

姓名欄也是寫的石海清，

心想：這個壞蛋硬是會混，

再會混難混過我的眼睛！

今天任你詭計施盡，
要想逃脫萬不能。
想到此主意已拿定，
指着那人叫一聲：

“拿去！這東西遮不住你這反革命，
誰相信你叫石海清！”

那人說：“哎！同志，你連政府都不相信，
我本是人民政府調配在工程隊的工人，
曾經過多次審查行得端來坐得正，
大街上你怎能血口噴人！

你侮辱我人格為的是甚？

哼，不說清楚那可不行。”

黃志雲聽了心火噴：

“你那些廢話就能嚇唬我不成！

聽倒！今天隨便你咋個混，
難逃脫人民的手板心。”

一伸手推着那個反革命：

“走！派出所去自然弄得清！”

這人此時軟了勁：

“嘿，同志何必把氣生，
有啥話在這裏說得靈醒，
何須到派出所耽擱時辰？”

黃志雲說：“走啊！不要在此緊辯論，
你那些鬼話我不聽！”

這傢伙見老黃實在釘得緊，

哭着臉拖着兩腿慢慢行，
埋起腦壳朝前走，
黃志雲後面緊緊跟，
走路走了多一陣，
轉彎倒拐又過街心。
這陣老黃很納悶，
不由心中起疑心：
聽人說派出所就在附近，
這麼久走不攏是啥原因，
莫不是這傢伙想逃遁，
故意引我轉山城。
黃志雲越想越氣憤，
壞蛋的道理實在深，
伸手抓住那人衣領，
就拉到十字口的指揮亭，
開口就向警察論：

“同志！他就是潛逃特務張紹昆。”

這傢伙搞慌了忙逞嘴勁：

“警察同志，沒讓他亂誣好人！”

那警察一時還不明究竟，
滿街的汽車又來往不停，
便說道：“派出所就在那側近，
到所上你們問題就搞清！”

黃志雲不再停頓，
拖住了那傢伙又向前行：

“我今天不怕你嘴巴硬，
要想逃脫就不行！”

那傢伙裝作不詫還在充狠：

“真金不怕火，怕火就不算真金，
好嘛，要走就走耽擱點時間不要緊，
到所上難道我還怕你不成！”

一邊說一邊朝前途，

又轉彎又倒拐又過街心，

眼看着派出所已經臨近，

那傢伙故意把手一伸，

冷不防他跳下坎直往小巷遶，

想要擺脫黃志雲。

黃志雲跟着跳坎不停頓，

大聲喊：“捉倒呀，捉倒特務張紹昆！”

居民們一擁上前圍得緊，

那傢伙嚇得大汗淋，

擒住這個反革命，

押着就往所上行。

審訊室裏來站定，

只見他愁眉苦臉沒精神，

腦壳搭在肩頭上，

眼睛眯起像死人。

派出所立即就審訊，

果然是潛逃特務張紹昆。

人人要學習黃志雲提高警惕性，

好保證五年計劃早完成。

大義滅親（金錢板）

黃 家 彬

祖國的經濟建設大開展，
農村裏生產競賽熱火朝天。
秋收後在區上把勞模評選，
經評定于改秀條件很全，
在村裏她積極帶頭生產，
她又是光榮的青年團員。
推選她出席到縣城裏面，
到縣裏勞模會開了三天。
第三日公安局在辦展覽，
勞模們集起隊前往參觀。
大家到了文化館，
參觀的人們接踵摩肩。
都在把反革命的罪證看，
誰不罵狗特務罪惡滔天！
于改秀看到了第五張像片，
李樹芳她好像認識一般！
這個人在哪裏我曾見過面，
為甚麼一時想不上心間？
她一邊想來一邊看，

忽然想起今年秋天：

那一天她在把新穀碾，

突然有個人到她門前，

身穿着藍制服很是齊整，

帽簷子快遮到眉棱骨上邊。

攏門口就在把劉國粹喊，

她愛人見了他很是喜歡，

把那人接進了小屋內面，

在屋內交頭接耳嘻笑連天，

有時又在擠眉眨眼，

于改秀心中起了疑團。

注意聽聲音小聽不見，

她裝着倒茶走攏桌子邊，

剛過去他兩個就閉口不談，

恰好似閘水板把水關。

客走後劉國粹就對她談：

“這是我老朋友已分別多年，

這個人本事很能幹，

他在貿易公司當科員！

我要不是因為你把我絆，

早已經幹工作去到外邊。”

“幹工作我幾時說過不願？

你去當解放軍我更喜歡！”

劉國粹接着就談了一串：

“我要穿二尺五又有何難！

不久間打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到那時你休想把我阻攔。”

于改秀聽見了心驚肉顫，

這句話就在她心中盤旋，

他希望起大戰安的啥心眼？

真使人解不透來想不穿！

劉國粹也感到說話失檢，

他急忙口鋒一變繞個圈圈：

“並不是我希望要起大戰，

因為是美國鬼阻擋我們解放台灣……”

他不住東拉西扯在遮掩，

于改秀越聽越不耐煩。

到晚上她睡覺合不上眼，

就把這前後事細想一番，

劉國粹當偽軍七年半，

土改後他才突然轉回還，

于改秀問他在外把啥事幹，

曾經把他的底細來盤，

劉國粹當時這樣談：

“我參加解放軍已兩年，

這一次我隨軍西北作戰，

上火綫腿受傷走路困難，

團首長才命我回家生產，

為的是照顧我身體傷殘。”

說着時指着他腿上槍眼，

于改秀一看很是惜憐。
劉國粹初回家很檢點，
再不像從前那樣橫蠻！
從前是一說話就橫眉瞪眼，
在今天作起事很是耐煩，
每日裏下地去把活幹，
起得早睡得晚並不綿漩。
村裏人都說他思想轉變，
于改秀她心頭也暗暗喜歡。
近日來劉國粹的情況又變，
喊做活就和她兩下鬧翻！
藉口說腿疼痛在家裏躲懶，
每一回去趕場就是一天；
要不要還在把落後話談，
于改秀由不得起了疑團。
在今天看見了那張像片，
前番事又不覺勾上心間。
想到此她心頭十分煩亂，
好像是萬縷麻綫亂翻翻。
一等到看完了公安展覽，
天未黑她就收拾回家園。
推開門她剛剛跨進門坎，
劉國粹正坐在桌子面前，
一見她馬上就神色大變，
慌忙地甩一物在火盆內邊。